

美国派拉蒙公司同名影片荣膺奥斯卡金像奖

前妻俱乐部

◎ 奥莉维亚·戈德史密斯



别为离婚烦恼，讨回自己的权利

Don't get mad. Get everything.

海南出版社



美国派拉蒙公司同名影片荣膺奥斯卡金像奖

前妻俱乐部

◎ 奥莉维亚·戈德史密斯

◎ 贾晓黎 / 译



别为离婚烦恼，讨回自己的权利
Don't get mad. Get everything.

海南出版社

First Wives Club
By Olivia Goldsmith
Copyright © 1997 by Olivia Goldsmith
中文简体字版权© 1999 海南出版社
本书由 Pocket Books 授权出版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
版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30-1999-3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前妻俱乐部/(美)戈德史密斯(Goldsmith,O.)著;贾晓黎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5

ISBN 7-80645-408-X

I. 前… II. ①戈… ②贾…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2848 号

前妻俱乐部

奥莉维亚·戈德史密斯 著

贾晓黎 译

责任编辑 苏斌

特邀编辑 吴平

※

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570216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1999 年 5 月第 1 版 199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6.25

字数:401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ISBN 7-80645-408-X/1·47

定价:24.80 元

The **FIRST WIVES** *Club*TM

伊莉斯、布伦达和安妮都是被丈夫抛弃的女性，伊莉斯是一位电影明星和巨额财产的继承人，她的家庭和社会关系为当律师的丈夫铺平了事业的道路。布伦达的家族是她丈夫开创的家庭娱乐王国生意上的靠山。安妮则为自己的丈夫能在广告业出人头地耗尽了心血。但是，她们的丈夫在事业上获得成功之后，却都做出了同样的决定，抛弃妻子，投向新欢——年轻的、金发的、苗条的女郎们的怀抱。

安妮、布伦达和伊莉斯在经历离婚的悲伤、沮丧、愤怒之后，在一次聚会上决心要为自己讨回公道。她们巧设妙计，让负心汉们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前妻们所表现出来的机智、性感和捉弄人的本事使本书成为有关今日纽约社会最有趣的读物。



奥莉维亚·戈德史密斯

奥莉维亚·戈德史密斯是美国著名畅销书作家，其作品有《月之芳华》和《时髦的迟到》等，现居于弗蒙特和佛罗里达。

目 录

上篇 含冤忍辱的妻子

1. 安妮	3
2. 坎贝尔的困境	15
3. 伊莉斯	27
4. 辛西娅·斯万恩悲歌	36
5. 布伦达委屈求全	42
6. 格林威治时光	51
7. 豪华旅馆之梦	57
8. 心系北方	73
9. 莫蒂，混蛋！	82
10. 真相大白	90
11. 伊莉斯不可欺	99
12. 前妻俱乐部	114
13. 初次亮相	126

中篇 惊慌失措的丈夫

1. 私下交易	143
2. 索霍奇迹	153
3. 翻云覆雨的人	165

4. 较量开始	173
5. 餐厅风波	185
6. 晚餐8点钟	193
7. 拉里·科奇安	207
8. 西57大街	211
9. 为了艺术的技能	218
10. 灾难	230
11. 离婚清单	235
12. 形形色色的金钱泪	251
13. 交锋	271
14. 步步紧逼	277
15. 迈格尔在行动	283
16. 午餐时刻	288
17. 一日女王	309
18. 林仙学校	327
19. 莫蒂受挫	336
20. 吃掉“三井”	342

下篇 复仇雪耻的妻子

1. 吉尔日本行	357
2. 原来是你	362
3. 帕迪斯家的陌生人	381
4. 铁窗富翁	389
5. 苦涩婚姻	399

6. 男人国里的乖乖	409
7. 小姐，晚安	425
8. 有情人终成眷属	433
9. 今非他属	452
10. 纽约社交舞会	461
11. 泪洒克伦威尔·里德	477
12. 针锋相对	485
13. 失去的天堂	495
尾声：胜利之聚	503

上篇

含冤忍辱的妻子

安 妮

曼哈顿好像梦中隐隐闪烁的小岛，静静地安睡在黎明前的黑暗里。这里是梦幻成真的宝地，点石成金的仙境。迷人的梦幻在这里滋生、膨胀，却被残酷地扭曲、抛弃；也许就成了恶梦一场。80年代末一个5月的夜晚，黑暗笼罩的曼哈顿，许多女人孤独地沉沉昏睡。

安妮·麦克道安·帕迪斯的卧室布置得简洁而富有风韵、气势豪华。常见的深红色地板显得富丽堂皇；上面铺着中国地毯，摆放着安妮精心照料的盆景。整个室内的基调是浅色：墙壁的涂料、丝质的窗帘、缎面床罩全是娴静的乳白色；而地面的一切却又色彩斑斓：丝带般闪光的地毯上淡紫、浅白、宝蓝相映生辉，郁郁葱葱的盆景翠绿欲滴。房间里一切物品洁净无瑕，甚至淡棕色的大理石壁炉也燃烧出洁白的灰。只有床显得凌乱不堪，羽绒被弄皱了，枕头扔在床边的地板上。

房间里一切都布置得精美淡雅，赏心悦目。不过，大理石床头柜上面排放着的一摞书却蒙满灰尘。从书名来看是有关道德和生态学方面的，如《拯救地球之路》、《受伤的女人》、《恋爱中的女人》、《荣格心理学》、《天使之舞》、《日本的妇女》等。与这堆五花八门、蒙尘布灰的书极不相称地并列排放的是一个小小的水

晶花盆，里面种着三株娇姿欲滴的兰花，醒目地映衬着房间的雅致，一缕淡淡的花香似乎从书后的苍白里漂浮出来。花盆边的电话铃响了。

一只瘦瘦的深褐色的胳膊从毛毯下软弱地伸了出来，游向电话；用她那只深褐色的精瘦的手握住了话筒，黑暗中那手既没触及花盆、也未碰着书堆。虽然仔细近看那已不是一只年轻的手，不过也修饰得和孩子的手相差无几。纤细的手指、圆润饱满的指甲且不上任何颜色。在下次铃响之前，这手已经拿起话筒，缩回毛毯里。

“你好。”她的声音略微沙哑，于是她清清嗓子，又说：“你好。”

“安妮吗？我是吉尔。”停顿了一下，马上又说。安妮清醒过来，她一直在做梦，深深地沉浸在另一个世界里，那是一个她很不情愿离开的地方。这声音格外郑重：“我是吉尔·格里芬，”安妮不得不走出梦境，这是吉尔·格里芬的电话。

“吉尔，您好，”这可不是平常的电话，她想。她已记不起她和吉尔的最后一次谈话时间了。肯定不是在这些年间，也不是他和辛西娅离婚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也决不是在电话里。她看看腕上的表——清晨5点半。肯定发生了什么糟糕事。

“我需要你的帮助。辛西娅，她死了。安妮。”

安妮再也不能平静下来。不对，吉尔的话音是那么古怪、平平淡淡，好像报告天气。仿佛是股从加拿大袭来、影响南方的寒潮，紧紧地罩住了安妮。

“噢，我的上帝！发生了什么？”不可能。辛西娅没有病。至少安妮不认为她见过辛西娅有生病的征象。辛西娅仅仅比她大一岁。也许是车祸。辛西娅喝多了吗？不，她提醒自己；她的朋友伊莉斯才是醉鬼。

“她是自杀的。”吉尔说。安妮说不出话来；沉默中，吉尔的

声音干巴巴的、令人讨厌。他说辛西娅是坐在浴缸里割腕自杀的，死了差不多两天了。“我不愿再提这事。”他说。他的声音温和、平淡，无动于衷。安妮想：他是在报道天气——一阵雨过中西部。末了，他说：“我需要你帮忙。”

“当然愿意，怎么做呢？”安妮不经思索，一口就答应了。她们是好朋友，她当然要竭尽全力。我的上帝，辛西娅死了；辛西娅死了，我能推三阻四吗？尽管是5月底，安妮仍在被窝里簌簌发抖，“我能做什么？”

“葬礼明早举行。”

“明天早上，吉尔？那么快？可是人们需要时间……”

他打断她的话：“你可以打电话告诉她的朋友吗？我已经好久没和她们来往了。”

“当然可以，我很愿意帮忙，不过，已经是阵亡将士纪念日了，人们早就离开了城市。还有……”她想到自己也去波士顿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还得给茜维收拾行装，她们只有最后几天能呆在一起了。啊，不。不能是现在。这个星期已经有那么多的麻烦事了，现在又有了这桩事。想到这里，她感觉到内心的羞愧。她清清嗓子，说：“请别在意，我是不能肯定……”

“请尽力去办。我要应付的事太多了，实在顾不过来。”他依然是声音平淡。安妮想：警报、洪水袭击纽约，你忙得过来吗？这个玩笑真令人不快。她坐起来：为什么如此匆忙？匆忙得令人可怕！

“一切都安排好了吗？考虑鲜花和葬礼用品了吗？我是说……”她感到自己已经泣不成声，眼泪夺眶而出。她尽力使自己平静下来：“悼文准备好了吗，吉尔？”

“已经准备了，安妮，就只剩给她的朋友打电话了。那么，坎贝尔见，明早10点。”

“10点？”她摇摇头说，“这么早，我……”

112860

“请尽力而为，谢谢。”他挂上了电话。把安妮搁在了一边。她却仍握着沉寂的话筒，几乎喘不过气来。你这个混蛋，她想，你这个冷血的混蛋。她慢慢地放回了话筒。

辛西娅一直是安妮的好朋友，她死了。安妮在被窝里蜷成一团，簌簌发抖，羽绒被似乎也不暖和。她还得再躺一会儿，她想按照以前的治疗师告诉她的：借床铺和黑暗的掩护，控制、放松自己的情绪。她逐渐在被窝里伸直了身躯，她的暹罗猫——帕洛悄悄地溜进来，跳上了床，伏在她身边。辛西娅：难得的好朋友，亲切和蔼、逗人开怀的辛西娅死了，太可怕了。奇怪的是，此时她却并没有眼泪。

如烟往事在安妮心里弥漫开来。她和辛西娅是闺中好友。在波尔特小姐学校里，她是她的同室好友，对她一直是那么亲切善良。在学校的第一天夜里，安妮很怕羞地藏在了被窝里脱衬衣，辛西娅没有嘲笑她，她悄悄地递给她一个胸罩，转过身去，说：“也许你想戴这个，不然别的女孩子会笑你。”

她们一起长大成人，有了约会。辛西娅的弟弟把安妮介绍了艾伦。他们结婚时，辛西娅是她的女傣相。后来辛西娅和吉尔结了婚，她们俩同时有了女儿。

辛西娅惟一的女儿姗姗来迟。她和我的茜维同样大吧？安妮想。她们是同时经过孕期的；谁都不能否认辛西娅的女儿卡娅相貌出众，是个漂漂亮亮、健健康康的小姑娘，而看到天真活泼的小卡娅，安妮的心情总是苦涩难言。因为当时的茜维显而易见地不像是正常儿童，并且生长缓慢。后来，3月里的一天，卡娅从上学的车上下来时被一辆小车撞着，安妮为自己内心难言的曾有过的妒忌感到了格外的内疚。她来到医院，守护垂危的孩子整整一周。卡娅成了植物人，昏迷不醒地与死神相伴。辛西娅的朋友们大多已不再来探望，惟有安妮一直来看她。她知道自己也无能为力，可是她不能让自己去想像辛西娅孤单悲惨的情景。

后来，5月底的一天早晨，辛西娅走进了阳光灿烂的病房，脸色比平常更为苍白，眼睛深陷；一进房间，她就大声对安妮说：“吉尔要取下她的人工呼吸器，”她说，“他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了，该结束了。”

安妮站起来，张开双臂紧紧抱住了她。辛西娅把自己的头靠在安妮肩上悄无声息地哭泣着，她高高的身体在颤抖，滚烫的眼泪炙烤着一贯冷静的安妮。她就那么静静地站着，拥抱着辛西娅似乎好长一段时间。辛西娅终于停止了哭泣，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直直地盯着安妮说：“我妈妈从没爱过我。”当时，安妮不假思索地就点了点头。辛西娅耸耸肩膀，掏出一条手绢儿，又开始掉泪。

那天下午，他们取下了维持孩子生命的那些器械，傍晚，孩子的心脏就停止了跳动。葬礼后不久，格里芬夫妇就去了欧洲；回来不久，他们卖掉了原来的房子，在格林威治重新买了一幢，比原来的还要富丽堂皇。

与此同时，安妮的两个男孩上了大学。她和艾伦、茜维搬到了曼哈顿。当然，她常请辛西娅吃午饭。偶然地，她们也一起去逛商店，只是辛西娅似乎总是无动于衷、一副冷漠黯然的表情。她的话越来越少。和吉尔离婚后，她更是少言寡语，沉默无声。现在，她死了，她用自己的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不是巧合，卡娅也是5月底离开人世的。

啊，上帝！她明白了：那天是卡娅的死亡周年日！她应该记起来的！她怎么能让自已远离朋友？她怎么能不知道竟会如此？为什么这种最深沉的痛苦、绝望要瞒着自己的好朋友？她俯在床上，哽哽咽咽地抽泣起来。

43岁的安妮身高5.4英尺，是美国女人的标准高度。体重仅109磅，并不比25年前在女子学校时的重量多多少。她很在意自己的体重，就像在意自己的着装、住宅、盆景树、写作、治

疗一样。现在，又像她的治疗师所指出的那样，她又是悲哀过度了。啊，上帝啊！怎么能令人不伤心哩？辛西娅死了。如果她能打个电话过来，安妮想，我不过是最近才没见过她。我应该……

眼泪滚滚地涌出眼睛从双颊落下，她开始哭出声来。哭泣声撕心裂肺，她捂住了自己的脸，希望能遮住这凄厉的哭声，她不愿惊醒厅堂那边房间里熟睡的女儿，安妮自己也不愿听这声音。

痛苦不堪忍受。安妮边擦眼泪边想，辛西娅惨死的情景在安妮眼前活灵活现：亮闪闪的刀片在皮肤上划动，殷红的血从澡盆渗散出缕缕红流，太可怕了。为什么我没给她打电话啊？辛西娅，为什么你不给我打电话？她躺在床上，悲哀地哭泣，用毛毯捂住了自己的脸。牵线似的泪水涌到了耳朵里，痒痒的，她不得不用手指拭去耳里的泪水。终于，她的哭泣缓慢下来，拭干眼泪，她慢慢地坐起身来。

从她那洁净整齐的房间的高高的窗口看去，晨光正缓缓地照亮天空，这天还没有开始，她已经精疲力竭。“糟糕。”说着，她推开被子，下了床。

在她的眼前，城市刚刚苏醒，昆斯区那边，那条灰色的河流在晨光里闪闪烁烁，犹如仙境一片。实际上昆斯区不过是一片阴森森的不足为奇的小镇。安妮仅仅是在去机场时路过，她知道这景色不过是海市蜃楼。世上的事原本并不是里外如一。从她的顶楼房间的窗口望去，安妮看见了稀稀落落的人正沿着下过雨的湿亮的路进行黎明前的孤独漫步。过去的一个星期悲惨凄凉、潮湿寒冷、心如死灰。她不寒而栗，紧紧地抱住自己，离开了窗口。

你怎么能忍受你最好的老朋友自杀？踩着软软的地毯走向卫生间时，安妮在想。唔，她还是得按部就班地做自己每天得做的事。得给布伦达、伊莉斯及许多她想得起来的辛西娅的朋友打电话。

谁是辛西娅的朋友呢？安妮承认，现在她已难得见到以前格

林威治的那些老朋友了。惟有布伦达·库什曼和伊莉斯·艾略特·阿什森还常常来往。不过布伦达也没固定住在那里，伊莉斯则在城里有一处住所。安妮可是辛西娅交往最长久的朋友了。在纽约，友谊根基于你的背景、你的婚配、你的财产，你可以得到的什么或者给予些什么。在这样的环境里，辛西娅可说是一个真正的朋友。安妮希望——唉，无论她希望什么都已经无所谓了，辛西娅死了。

安妮裹着米色浴巾从卫生间出来，头发湿漉漉地披着。她愁眉苦脸，灰暗的脸上出现了块块阴影，眼睛红肿。看着自己镜子里的潦倒相，安妮摇摇头，走过长长的过道，从主套房一直走过其他房间。走过茜维的紧闭的房间，她还在睡。再过几天，茜维就将离开这里。安妮明白，自己的悲哀不仅是因为辛西娅的死，也是为了女儿的离去。

没时间了，甚至没时间再去多想辛西娅，她得做事。安妮告诉自己，还得走快点儿。来到清洁整齐的厨房，她径直走到窗边角落里固定的书桌前，平常她就是在这里写作的。迄今为止，她的收获还不很大，仅仅出版了两本短篇小说：一本是结婚之前出版的，另一本则是结婚之后。有了孩子之后，这些事就变成了遥远的过去。不过，艾伦的爱和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就足以是她的回报了。第三本书书写好了，可是艾伦说还不够好，尚待润色。也许他是对的，于是那些手稿就放到了书桌的抽屉里。

打开第二个抽屉，找到她的大电话本，那电话本的封面是一幅玛丽·长萨特的母女图。安妮顿时有了想喝一杯又浓又香、加了许多糖的热咖啡的念头，她已经早就不吃糖、不喝咖啡了。不，不行。她以水代茶地润润喉之后，就在桌边坐了下来。

当然，她得首先告诉布伦达——她是安妮在纽约最好的朋友。她幽默、妙趣横生、坚强、诚实、不过有时可是大大咧咧的。并且安妮还要嘱咐她，郑重行事不要鲁莽。她看看表，她从